

# 蓬勃生长

■王雁翔

没有他完不成的任务。

我的专业最开始是机枪手，后来变成了炮手。当兵第4年，旅里组织狙击手集训，我向林班长看齐，主动争取到了学习机会，并以第13名的成绩进入集训队。

三四月份的岭南，雨水特别多，我们浑身泥水，在雨里训练、打实弹，换洗的衣服常常来不及晾干又穿到了身上。一周一次考核，稍微一松懈，就会被淘汰。两个月后，我冲进了战区比武集训。这时，我的成绩却遇到了瓶颈，每次考核，都在20名上下徘徊，难以继续提高。

最后，这次比武我没拿到名次，但学到了新本领，长了许多见识，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懂得从容面对困难与挑战，遇事不再焦虑、急躁。

回到连队，我担任了一年多狙击手教练员。很快，国际军事比赛来了，我主动请缨参加。这次，我以全旅第一的成绩进入集团军集训。第一次月考，12个科目，我综合成绩排第一。备战进入最后，我们8名队员只有4名能出国参赛。当时我挺自信，觉得自己肯定会在参赛名单里，因为前三个阶段，我的成绩一直是第一。

考核前换枪，我拿新换的枪在不同距离上试射，看弹道分布，很适合自己的。但我没想到，这次考核，我的成绩竟是倒数第一。

我心里很难受，把考过的科目一个一个复盘，从体能到技能，反复找问题，就是找不到失败的原因。我以为跟上次一样，是自己心理波动造成的。打完实弹擦枪时，我发现自己的狙击步枪膛线受损了。原来选枪时我没把瞄准镜拆下来看，检查不够认真。我万万没想到问题竟出在枪上。

为了这场比赛，我准备了6个月，体重减了6公斤，新作战靴都跑坏了，却因为自己的疏忽失去了重要机会。这次失败对我的打击特别大。

说到这里，周锋鹏停了下来，抬头看看青绿的芒果树，似乎在抑制胸膛里奔腾的波澜，又或者在聆听树上细细的

鸟鸣。

1964年，周锋鹏所在的连队因“战备思想硬、战斗作风硬、军事技术硬、军政纪律硬”，被国防部授予“硬骨头六连”荣誉称号，2020年又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连队的硬骨头精神是一茬茬官兵拼出来的。使命在肩，舍我其谁的硬气；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的胆气；冲锋陷阵、威震敌胆的虎气，如热血般在六连官兵身体里奔涌。

我静静地望着周锋鹏，等着故事往下走。

即便屡战屡败，也决不会放弃。再苦，再累，都要微笑着向前。周锋鹏继续说——

第二年，国际军事比赛某项目集训开始，我又主动请缨。有战友好心劝我歇一歇，他们怕我这个两栖装甲步兵去参加工兵专业比武再落败而归，更受打击。但我坚信本领都是可以练出来的。出发那天，全连官兵前来送行。我大声说，虽然我失败了很多次，但我决不会停下拼搏的脚步，这次我一定要争回属于我们的荣誉。

比武集训，很多时候训的是一种自觉，因为集训队官兵来自不同单位，每名队员都会自觉地为梦想、为荣誉努力拼搏。

集训场上，训练与考核强度、难度都比平常训练大很多。在不懈拼搏的汗水里，我迅速成长为一名扫雷工兵。

在集训期间，我是班里的主控雷手与飞锹手，每天扫雷器绑在我手上的时间超过睡觉时间。扫完雷，工兵锹又在手中飞舞……一个月后，我在扫雷上是全班组最快最准的，飞锹投掷的命中率也大幅提高。

第二次选拔考核后，班组重组。我们班来了两名老兵，一个兵龄16年，一个17年，都是爆破技师，也是我们班组的飞锹手，最年轻的则则转至投掷扫雷锚的专业。

训练两个多月，战位突然变了。我像一名后进的插班生，跟别人不在同一

个水平上，只能加倍努力训练。我知道，只有付出更多的时间与汗水，才能追赶上其他人。

付出就有收获。坚硬的荒漠、戈壁、炽烈如火的阳光与我相伴。半个月后的每次小考，我都能一次通过。正在我充满希望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又出现了。通知告诉我们，参赛班组一班，陪赛班组二班、三班不再作大的调整，而我在二班，这意味着我几乎没有走向赛场的机会。

我怀揣着渺茫的希望继续坚持加练。结果没想到，赛事筹办组决定将掩护射击列为一个单项纳入比赛。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又点燃了我心中的烈焰。我一次次失败，虽然未能在沙场上摘金夺银，但也扎扎实实学到了许多真本领。结果，我进入了一班，得到了上场比赛的机会。

探雷、飞锹、工兵专业里许多科目，我集训时才第一次见。记得第一次拿扫雷器扫雷，我分辨不出雷与障碍的声音区别。我将各种雷、铁丝、铝片等，先放在明处反复听它们的声音，然后再埋在土里听。一个月后，我能在6分钟内完成任务，但优秀的战友只需要3分钟。于是不停歇，一直努力，就像龟兔赛跑，只要不停，总会追上。

这次比赛，我们突击工兵班夺得第一名。我荣立二等功，也兑现了出征时对全连官兵的承诺。

从赛场归来，我认真想过，这些年不管面对怎样的赛场，也不管战位如何变换，失败都没有打垮我的斗志。即使在淘汰边缘与中途失利时，我也没放弃过努力，因为我始终相信，永不放弃一定能成功。

周锋鹏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意犹未尽。他真诚的话语、情感与故事，阳光一样照耀进我心里。在这个温暖的午后，我们不仅仅进行语言交流，还有心灵的默契、理解与碰撞。

我相信，这一次成功只是周锋鹏的开端，他的青春与故事，如蓬勃的万物一样，才刚刚开始生长。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在我的印象里，被子大多是轻盈柔软的。后来，父亲的那床军被改变了我的认知。

那一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将离开家，开始住校生活。从此以后，我将变成独立的男子汉，不再是儿童了。在准备行李时，只见父亲拿来一床被子。这床被子很特别，它棱角分明，轮廓硬朗，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个大皮箱。我好奇地询问：“爸爸，这是什么？”父亲轻声说：“这可是我的战友。”

只见父亲娴熟地捏住被子两角，轻轻一抖，转眼间，横平竖直的长方体展开来，变成了一床柔软的军被。这床军被军绿的本色随着时光褪去，已变得陈旧。虽然精心保存，但有些地方还是露出了白色的棉线。

我轻轻捧起这床军被，淡淡的皂香、樟脑的暗香扑鼻而来，它们交织在一起，仿佛诉说着父亲与军被共度的军旅时光。那段岁月中，既有草木的清新、汗水的苦涩，也有火药的爆裂与硝烟的弥漫。

父亲将被子卷了起来，对我说道：“这床军被陪我度过了难忘的时光，在我孤独、疲惫的时候与我相伴，给我安慰和力量。希望它也能陪伴你求学，见证你的成长。”我重重地点了点头，那一瞬间，我看到父亲的眼中竟有一丝欣喜。就这样，陪伴父亲多年的“战友”被我带到了学校。

我抚摸着军被，就能感受到父亲的牵挂与嘱托。这床军被陪伴父亲入伍、移防、再到退役，它是父亲无法磨灭的军旅印记。无论父亲在哪里，他始终将这床军被叠得整整齐齐、棱角分明。父亲常对我说：“军被严正规矩，线条横平竖直，做人也要如此，要经得住沧桑磨砺，也要守得住内心的踏实正直。”

后来，带着对梦想的追索，我如愿考上了军校，也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军被。与父亲那床经历风雨的军被相比，我的军被是崭新的、年轻的，就像是我即将开启的军旅生活。

领到军被的那天中午，我拿着板凳压实军被，让它从一开始便打好一床合格军被的基础。夜晚，我完成训练后，才疲惫地爬上床铺。新训3个月后，我越来越接近理想中军人的模样，我的军被也有了严正规矩的样子。

# 军被的棱角

■韩光烁

那年中秋月正圆，校园的草木皆披上一层银白色的外衣。一声短促急促的哨声划破夜晚的宁静，“紧急集合！”

那晚，我们模拟紧急出动，背着被子在凹凸不平的地面匍匐百米，午夜雨露水打湿了我的迷彩服。在不断翻滚摩擦中，我的军被也被染成了野草与土地的颜色。

如今我已入伍多年，军被同我一起见识过雨天戈壁的厚重黄土，也曾共同体验高空空降的壮志豪情。每当轻轻摩挲我的军被，布面发出“沙沙”声响，仿佛在低声讲述着我们共同经历的点点滴滴。

又是一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不禁想起父亲的旧军被。那时的我懵懂好奇，通过军被看到了父亲执着的初心。如今，我也成为一名军人，逐渐领悟到这份特殊情感的深邃与厚重。每一次磨砺，都在潜移默化地锤炼着我的内心，让我越发正直坚韧。而我的军被，见证着我的成长轨迹，日复一日与我相伴，逐渐没有了当初崭新的模样，棱角分明中留下了更多珍贵记忆。

## 红柳·红霞

■贾洪杰

的地方，默默忍受着恶劣的自然环境。只有每年迎着寒风发芽开花的时候，才让人忍不住感叹它的坚强品格。

通往巡逻点位的小路就在树荫下，官兵穿梭在红柳树丛中，边前进边唱着歌。嘹亮的军歌穿越树林，久久回荡在山谷之中，伴随着大风吹动树枝的声响，成为高原最美的音符。

在高原徒步相比平原要费劲许多，何况官兵身上还穿戴着各种装具。我紧紧跟随在巡逻队后面，感到越来越吃力。再看看身边的战士们，依然意气风发、充满活力。我不敢懈怠，更不甘落在后面。我紧追几步，赶上了队伍。

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喀喇昆仑，是真正的高原。行走在这里，缺氧还不是最大的困难。稀薄的云层，挡不住火辣辣的阳光，紫外线炙烤着官兵，面罩也遮挡不住这种灼热。没多久，我的脸颊就感觉火烧火燎，又干又痒。

出发前，战士们反复叮嘱我，高原紫外线强烈，让我一定要做好防护。在这里，一旦晒伤了皮肤，第一天灼热，第二天痛痒，然后就会开始脱皮。

走在红柳林中，开着小花的红柳枝条为我挡住了一部分阳光。红柳似乎和高原的战士一样，也习惯了强烈的紫外线。那些花朵那么小，那么娇美，却无惧阳光的炙烤，在烈日和狂风下依旧顽强生长。

河谷里有一处用红柳枝搭建的半地窝子，巡逻官兵每次经过这里都要打扫和修缮一下。延立勇告诉我，这是高原边防前辈们住过的地方，有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的承载。这用红柳枝条搭成的简易房屋，激励着一代代边防军人。

在山谷中穿行大约1个多小时后，巡逻队到了第一个点位高地。观察组的战友动作麻利地爬到更高的山顶上进行观察，我们则在山脚稍作休整。

中午时分，巡逻队到达本次巡逻的

最后一个点位，延立勇熟练地派出观察组、警戒组。野炊组开始准备午饭。负责野炊的边玛仁增，家就在阿里札达县。这个年轻的战士懂本地语言，普通话说得也很好。他从小生长在高原，身体更加适应这里的环境，很多事情处理起来轻车熟路。

吃完午饭，我与官兵踏上返回的路。结束一天的巡逻任务，大家心情轻松了不少，行军的速度也比来时快了许多。

下午的阳光不那么刺眼，山谷里的风带着丝丝温柔。高原苏醒了过来，经过整个冬、春两季的能量积蓄，红柳的根脉在苦寒高原扎得更深更实。

巡逻结束几天后，边防连的官兵给我发来了照片。照片里，河谷中的红柳枝叶繁茂、生机勃勃。彩色的花朵挂满枝头，从远处望去，红柳树林好像一片灿烂的云霞，在热烈的阳光下分外鲜艳，又像边防官兵脸上的高原红，朴实又坚毅。

文学  
作品

长征

第6131期

## 去河尾滩巡逻

■董庆月

“必须临风而——立！”

在河尾滩  
我说的话随着大风  
一朵朵白云的花开在坡上  
一个脚印覆盖另一个深陷的脚印  
一种响彻天地的声音  
来自于旗帜  
来自没满雪水的战靴  
来自于行走的士兵们

风描绘着天边白云  
展现万千姿态  
而我唯一能够仰望的高度  
是沿着山坡斜上  
蓝天里舒缓行进，绿色的云朵  
士兵们一朵一朵  
像一片巨大的绿云在移动

此时，风的利刃出鞘  
疯狂地向我扑来  
让人睁不开眼睛  
只有等待  
耐心地等待，冷静地等待  
把上半身压低  
用一根背包绳牵引扶正  
然后就迈开大步，勇敢地攀爬  
我看见战士脸色通红  
嘴唇青紫干裂  
时有水汽从唇边升腾弥漫  
同时出现的，还有一抹彩虹

抬头望时  
一枚雪花飘进我的眼睛里  
让我这个长时间活在旱地的人  
湿润了眼睛  
士兵们互相加油的声音  
像是在单曲循环  
我恨自己的呼吸上气不接下气  
恨双腿不能像雪兔一样极速狂奔  
奔跑过这条巡逻路



山中烟云(中国画)

李俊柯作

##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小满节气过后，大江南北渐渐炎热起来，处处生机盎然、万紫千红。然而，地处西陲边关的喀喇昆仑高原，春意才姗姗来迟。

某边防连是比较偏远的一个连队。这个夏天，我来到这里，跟随官兵一起巡逻。为了不耽误出发的时间，我提前一晚赶到连队，与官兵一起住在宿舍。

第二天一大早，两台巡逻车已经发动预热好，早饭后，巡逻队官兵纷纷穿戴整齐头盔和装具。

这次巡逻由指导员延立勇带队。车子在砂石路上颠簸前行，刚刚驶进森格藏布河谷不久便停了下来。距离点位还有几公里，延立勇让大家下车徒步行进。

我和延立勇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延立勇年初才担任这个连队的指导员，他有激情、有干劲、有想法，让我回想起了自己当指导员时的情景。

不知不觉到了休息点，一位战友突然喊道：“快看，红柳开花了！”我们向不远处望去，发现河谷里大片大片的红柳，枝头上都冒出了微小的花苞。

高原的河谷，除了满地石头，最常见的就是终年不化的冰川。山顶白雪皑皑，山谷雪峰林立，红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漫漫严冬。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直至五月底，昆仑山才微微感觉到春天的温度。在河谷的避风处，小草显露出淡绿的生机。红柳迎风挺立，终于绽开了严冬后的花朵。

高原上的红柳不像松柏和杨柳，有如同哨兵一般的挺拔苍劲；也不比杜鹃和木槿，有硕大艳丽的花朵。红柳更像一丛无名的野草，深藏在令人意想不到